

连队年味

■项志明

那年那时

春节前，乡下岳父家早早磨好了豆腐，叫我们有空去拿。周末，我和妻女一起回到岳父家。那一桶桶泡在水里的豆腐散发着醇厚的香气，让我禁不住想起新兵时“连嫂子”带我们磨豆腐的往事。

1991年12月，我参军入伍来到江苏新沂，一座苏北小县城。冬至后不久，连长妻子带着孩子从江苏扬州老家来队探亲，大伙儿都称呼她为“连嫂子”。连长去接站当天，一些老兵显得特别兴奋，连一向少言寡语的班长也用浓郁的湖南腔对我们说：“‘连嫂子’来队，这下咱们有口福啦！”

我心生好奇，细问之下，才知原委。原来，“连嫂子”当年春季曾来过连队，无意中听战士们说到，冬天新鲜蔬菜十分有限，经常是白菜、土豆、粉条“老三样”，就给连长出了个主意。她娘家是祖传做豆腐的，可以让战士们种些黄豆，等年前她来队探亲时，带大家做豆腐。

连长一听，顿时来了劲，随即就安排司务长上街买豆种，并亲自在菜地边划了块地，带大家一起种起了黄豆。当年国庆节后，黄豆大丰收！

在老兵们的兴奋议论中，“连嫂子”终于到连队了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她居然还带来一个小石磨。实在难以想象，几百里远的路，既要坐火车，又要转汽车，她一个弱女子还带着孩子，是怎么把这六七十斤的石磨背来的。

“连嫂子”来队后，首先将黄豆晒了几遍太阳，又带着炊事班战士一颗颗挑选，剔除一些霉变的豆子。

做豆腐那天下午，连队专门派了我们几名新兵到炊事班帮厨。只见“连嫂子”麻利地将小石磨装好，指挥我们将提前一天泡好的黄豆倒入石磨中研磨。

石磨不大，泡好的黄豆从上面的圆孔中一点点放过去，随着石磨转动，乳汁般的豆浆连同豆渣便源源不断地从石磨中间的凹槽中流淌出来，豆香味顿时弥漫开来，让人忍不住多嗅几下鼻子。

我们几名新兵轮流磨了好几个小时，豆浆豆渣终于装满了三个桶。“连嫂子”又指挥我们把豆浆豆渣一起倒进大锅里加热烧开，然后分多次舀进纱布袋里，并放在铝盆里不停地挤压，让豆渣和豆浆分离。挤干水分的



陈嘉旭绘

豆渣，炊事班留着喂猪，挤出的豆浆则二次回锅烧开。

等锅里豆浆“咕嘟咕嘟”冒泡时，就进入了做豆腐最重要的环节——点卤。“连嫂子”拿出盐卤调制成水，一边往锅里加，一边用锅铲不停地翻动。点卤结束后，她又让我们把锅盖盖上，闷一刻钟，说这叫“闷浆”。她说，“闷浆”结束后，豆浆就会成为豆腐脑。把豆腐脑用蒸布包裹，放入蒸笼里压出多余的浆水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
“闷浆”那会儿，连长也赶来了，准备见证点卤成豆腐的“奇迹时刻”。漫长的一刻钟到了，“连嫂子”满怀信心地揭开锅，大伙却都傻眼了。锅里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豆腐脑。说是豆腐脑吧，比豆腐脑要稀些，关键不成形；说是豆浆吧，又比豆浆又要稠些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我完全按我爸教的方法一步一步做的啊！”“连嫂子”也愣了。

“你不是老跟我说，你家是祖传的吗？”连长有些着急。

“祖传确实是祖传，但我家向来传

男不传女，我这不是来之前才现学的嘛！”“连嫂子”也急了，“哪儿有长途电话，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，下一锅肯定没问题。”

“还下一锅？这一锅豆浆我们全连都要喝饱啦！炊事班，抓紧做饭吧，往锅里打几个鸡蛋，熬成汤吧！”连长有些心疼地看了看那锅“豆浆”，忍不住地叹气。

当晚，全连都喝上了“连嫂子”的“杰作”。大伙一个劲儿宽慰“连嫂子”，称赞她做的是“神仙豆腐汤”，虽然样子不好看，但味道还挺别致。

第二天下午，“连嫂子”带着我们重整旗鼓。听连部通信员说，她上午专门跑到镇上邮局打长途，总算弄明白了失败原因：调制盐卤水时，比例搞错了。她父亲说的是一斤水兑多少盐卤，她当成了一公斤，足足稀了一倍。

找到了原因，第二锅终于成功了。我们不仅做成了豆腐，还给全连烧了一锅豆腐脑。当晚，我们喝着豆腐脑，吃着红烧豆腐，那感觉美极了，惹得兄弟连队的战士非常羡慕。

接下来几天，“连嫂子”每天下午带

着战士们忙得不亦乐乎，做出来的豆腐浸上水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桶和盆。红烧豆腐、炖豆腐、煎豆腐、豆腐丸子、豆腐白菜汤……各式各样的豆腐做法，炊事班做了个遍，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伙食，也让我们这些新兵少了想家的愁绪，感受到了军营大家庭的温暖。

过完正月十五，“连嫂子”也该回家了。走的那天，很多战士到营门口送她。“连嫂子”关照大家，开春后记得多种些黄豆，明年春节探亲时，她再来做豆腐。

新兵连结束后不久，我被选拔到师卫训队学习，后来分配到师医院工作。师医院距离老连队较远，此后我一直没有回过老连队。听来看病的老战友说，当年年底，连长调到了团部机关工作，但春节前“连嫂子”还是如约来到了连队，带着大伙做了豆腐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现在的菜市场上，各式各样的豆制品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美味。但每次过年吃着乡下做的豆腐，我还是会想起那年“连嫂子”带我们做豆腐的场景，想起连队大家庭的温暖……

情到深处

听天气预报说，夜里有大雪，女儿和儿子便不淡定了。一阵欢呼后，他们开始“谋划”明早如何玩雪。女儿说要堆个大雪人，儿子说要堆“防御阵地”。两人争论不下，就来找我主持公道。我说，你们今天晚上好好睡觉，等明天一大早，爸爸送你们一个“神秘礼物”。

不久，孩子们怀着期待慢慢睡着了。我三番五次起来，趴在窗户上看。到了后半夜，终于下雪了。大片大片的雪花如坠落凡间的蝴蝶，翩翩起舞，纷纷扬扬。这下，我彻底睡不着了——我们在南方，这样一场大雪，还真是少见。飞舞的雪花，肆意洒脱，簌簌落下。随雪花落下的，还有我久违的心事。

多年前，我参军到长白山脚下。一路上，我虽不止一次被大雪惊艳，但当从军列下来的那一刻，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——扑面而来的雪，银装素裹的世界，是我这个南方人从未见过的。还有那吸进去的空气，带着雪的冰凉，令人难以忘怀。

长白山的冬天非常漫长。整个新兵连，我们除了日常训练，还有两件重要的事：扫雪、运雪。说来也奇怪，那里的雪是有“作息”规律的，不过和我们正好相反。我们熄灯休息，雪开始紧锣密鼓地下；我们起床训练时，它们便鸣金收兵，不知所踪……那时候，我觉得它们就像在和我们“躲猫猫”，或许这样是为了让我们方便扫雪吧！

与其说扫雪，不如说铲雪更为合适。因为，经过一夜的“狂欢”，地上的雪非常厚。班长每天早上都会提醒我们：“开大门时，先试探一下，莫把门推坏了。”这当然是玩笑话，但大雪没了膝盖是常有的事。

早操前的第一件事就是“各铲各连门前雪”，脸盆、铁锹、门板三件套，外加双轮车和蛇皮袋。将雪堆到一起后，装袋装车，转运到团部大楼前的旗杆下。日日如此，我们干得热火朝天。至于运雪到那里要干啥，我们一直不清楚。

其间，我们问过班长，也请教过老兵，但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：不该问的不要问！我们这些“新兵蛋子”也曾私下讨论过多次：有的说要堆一座雪山，有的说是为团部挡风，还有的说那里阳光足，方便雪融化……众说纷纭，但答案始终是个谜。

雪越下越多，团部机关楼前的雪堆得也越来越高。我们忙着训练，对那些雪不再好奇。雪不过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终究还是一堆雪，能有什么意义呢？

随着除夕的脚步临近，对家乡、对父母的思念，就像那雪花，在夜里静悄悄地落满一地……

除夕夜，吃过热气腾腾的饺子，看完精心准备的联欢会，连长集合所有新兵，把我们带到了团部楼顶，一同前往的还有其它新兵连队。我们以为是在看烟花，但随着值班员一声令下，我们齐刷刷向后转——团部前面的那堆雪，已然变成了一幅“中国地图”。不，

最好的礼物

■马庆民

是可爱的中国，那面五星红旗正飘扬在“首都”的上方。

“地图”外围是用雪堆起来的“长城”。此时，团长正站在“长城”上，用洪亮的声音喊道：“新兵同志们，你们初入军营，大多都是第一次在外过年。今天，我送你们一份礼物！”团长用手指了指“地图”，继续喊道：“看见没有，这东北角小小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们站立的地方。风餐露宿，爬冰卧雪，站岗执勤，不是谁都有这种机会的。我希望你们的心，都能像这雪一样纯洁、一样深情、一样厚重，以最热烈的姿态钟情于脚下的土地……”

雪花飘起，湿润了我们的眼睛。我们同时举起右手，向着可爱的中国，敬礼！那一刻，那堆雪，装进了我的心里，哪怕过去了很多年，一直未曾消融。

后来，我去过西北，去过高原，见过很多场大雪。现在驻守江南，雪竟成了一种心事。所幸，今夜有雪，有大雪。

天还未亮，我便穿好衣服奔向屋外。趁着孩子们还没醒来，我学着曾经老兵教我的方法，用雪堆出了一个大大的“可爱的中国”。

孩子们醒了，欢呼雀跃地跑出来——被眼前的雪堆惊呆了。他们的神情从惊讶到兴奋，再到严肃，然后不约而同地举起了右手敬少先队礼。我知道，这雪也装进了他们的心里。

初心如雪，这或许是这个冬天，我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吧！

家庭秀

雪落边关
他给妻子打去电话
再一次向她描绘
脚下这片，印着祖国心跳的地方
彼时，万家团圆的灯火
次第点亮

千里奔赴
在哨所中汇聚成爱
他们贴窗花，包饺子
两颗年轻的心
串连起家国情深
彼时，白雪皑皑的哨所
如冰暖阳

陈 赫配文

定格 春节前，新疆军区某边防连中士王含宇的妻子不远千里来到哨所。图为夫妻俩一起喜迎新春。

赵晨光摄



家人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提笔写字的模样。那时候，许多乡亲们过年贴的春联，都是请父亲帮忙写的。

一到腊月，父亲便早早准备好笔墨和竹筒。笔墨用来写字，竹筒用来裁纸。过了小年，拿红纸来找父亲写春联的乡亲便络绎不绝，我家一下子就热闹起来。我的任务是在父亲写完前边的几个字后，将红纸往上拉，方便父亲继续写后面的字。

乡亲们大多喜欢简短的春联。有时候，他们还会捧着父亲写的春联，兴高采

爱写字的父亲

■董云杰

烈地读起来，“出门见喜”“满院春光”“六畜兴旺”……

临近春节的那几天，是父亲最忙的时候，来请他写春联的乡亲更多了，有的还挤在人群里，大声喊着“我就差一个‘出入平安’啦！”

于是，父亲奋笔疾书，乡亲们欢喜而归。有的乡亲要的春联多，父亲就得写

到很晚。我一边看父亲写字，一边把他写好的春联平铺在桌子和床上，晾干后再收起来。那些春联，让我记忆里的年味有种说不出的喜庆。

除了过年，谁家办喜事也常来找父亲。父亲写在喜帖上的“相亲相爱，宜室宜家”“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”，让大家夸赞不已。

我入伍后，有一次休假回家，整理东西时发现一本笔记本。父亲曾让我将笔记本带去部队，但我当时走得急，落在了家里。打开后，我才发现扉页有父亲写的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。原来，他在用这样的方式，表达对我的期许和牵挂。

后来，父亲年纪大了，视力有些下降，但写字的习惯依然保持着。不久前，他当上了村里采集信息的网格员。家人都劝他多休息，注意身体，他却说：“每天填填表格、写写字，也挺开心，写字就是最好的休息。”

不久前，家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。照片里，父亲在灯下认真地写字，两鬓的白发更多了，眼角的皱纹也更深了。照片里的场景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他年轻时写春联的样子……

迷彩军娃

我自小在军队大院长大。小时候过年，平日对我非常严格的父母，也会流露更多的疼爱 and 宠溺。我尤其记得，当我被“窜天猴”巨大的声响吓得四处躲藏时，母亲总会笑着喊我的名字，用温柔的语气安抚我。

那时候，大院有个规定：只能在除夕到大年初七放烟花。我们小孩子哪管这些，过了初七依然拿着各种小炮四处玩闹，成了纠察的重点关注对象。

在我印象里，纠察叔叔是警卫连最帅的兵，穿着长靴、军大衣，戴着袖标、白手套，大老远一瞧就能认出来。

“往拐角跑，去那个地方放……”我们当中有个叫官小毛的孩子，因身材魁梧，成了我们的“头儿”，靠着在大院奔走嬉闹的经验，麻利地指挥我们躲避纠察“追捕”。纠察叔叔的耳朵也相当灵敏，强健有力的双腿总能快速追上来，把我们“捉拿归案”。我们常常上一秒还欢腾得拍手叫好，下一秒便衣领一紧，后脖颈一凉，扭头对上那双深邃又有些戏谑的眸子……

我与纠察叔叔斗智斗勇多次，也

大院童趣

■董浩田

免不了被逮住的无奈和狼狈。父亲入伍多年，是出了名的遵规守纪，当然不允许家庭成员无视规定、叛逆玩闹。每当我被纠察叔叔逮去，父亲下班来领人时，眉间便会皱成一座小山，总不免提高音量教训我几句，再狠狠地拽着我的手臂往家走去。然而，到了第二天，我又带着小鞭炮加入了小伙伴嬉闹玩耍的行列。

就这样，在无忧无虑的假期里，我们在与纠察叔叔“你追我赶”的游戏中，感受着别样的乐趣。年龄大一些的孩子跑得快，会一面扯着嗓子高喊“叔叔，你追不到我，追不到我”，一面不忘沿途扔几个鞭炮。年龄小的孩子跑得慢，总是被逮住，便眨着眼，咧着嘴，从口袋里摸出糖果，掰开纠察叔叔的大手，并将手中的小炮上交，以求“宽大处理”。此情此景，即便是平日里不苟言笑的纠察叔叔，也不由得摇摇头无奈地笑笑，甩着大步转身离去，瘪着嘴嘟囔道：“这群小朋友！”

如今，我在另一座军营里感受着浓浓的年味。此时，美好的记忆就会涌上心头。我会想起儿时母亲温柔的笑容，父亲在我惹祸后抬起又放下手，与纠察叔叔“你追我赶”的有趣场景……